

孤魂——淺談《野草》

《孤魂》

野草潤江流，文章日夜浮。
星辰魁獨耀，否泰命俱謀。
地火焚千載，孤魂動九州。
欲平渾灑劫，復上更高樓。

——題記

作為存在證明的自畫像

《野草》作為一本散文詩集，有二十三篇散文詩，外加書前的一篇《題辭》。事實上，若是按書中順序，先看題辭，再讀下去，會對此感到莫名其妙。我們應該考慮按寫成的順序，按題辭當成是前面二十三篇散文詩的總結。這樣便流暢得多了。《野草》是解剖自身，探討自身的作品。《題辭》承載的意義便在於對《野草》中的一些觀點進行適當的整合。按寫作時間而言，《題辭》是《野草》的終章，實際《題辭》是《野草》的總結。野草中的哲學是繞不過的一大關注點，個體的生死，自我的超越，引人議論紛紛。

野草中作為啟蒙者，自我剖析達到了他對個體的更深刻認識，而作為根本的是他以將一切受到的挫折都加於自身，這才使得他在《野草》中有了這麼深邃的思考。簡單來說，就是魯迅以一己之力扛起了他所看到的所有負擔，的確是大魄力。

《野草》是魯迅直面生死的證明——“我以這一叢野草，在明與暗，生與死，過去與未來之際，獻於友與仇，人與獸，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。”希望與絕望都是虛妄的，我將不斷往前走，《野草》就是留給舊時代的輓歌。“為我自己，為友與仇，人與獸，愛者與不愛者，我希望這野草的朽腐，火速到來。要不然，我先就未曾生存，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。”死亡並不值得害怕，勇士必須直面死亡，否則將淪為渾噩的愚民，無死自然也就無生。《野草》是魯迅直面虛無、反抗絕望的證明，經此一役，“叛逆的勇士出于人間；他屹立著，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，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，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，深知一切已死，方生，將生和未生。”直面生死，往前走，開創新的道路，“天地在勇士的眼中於是變色”。

斗轉星移，時空逆流，回到《希望》中，可見絕望洶湧而至：“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？但以為身外的青春固在”手握希望的盾，抗拒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，忽爾驚覺，直至身外的青春消滅了。失掉青春之人，只得放下了希望之盾，決意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，一擲身中的遲暮。背水一戰後才發現，星、月光、僵墜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，愛的翔舞，一切都沒有了，面前沒有真的暗夜，絕望之為虛妄，正與希望相同。再到《雪》中：“在無邊的曠野上，在凜冽的天宇下，閃閃地旋轉升騰着的是雨的精魂……是的，那是孤獨的雪，是死掉的雨，是雨的精魂。”雪是死掉的雨，但暖國的雨，向來不至變成燦爛的雪花。無所死，也就無所生。一肩扛起世界的猛士才能表現出升騰的精神，是“復上更高樓”的，是不斷往前走的。

終於，我走到了《過客》中。我看見了老翁、女孩、過客，但我知道他們都是一脈相承的。女孩若是往西走，終將成為過客；過客若是停下來，終將成為老翁。前方的盡頭是墳，但過客只得往前走，這是一種反抗。作為過客，自是不願回轉東邊的。布施，也不便收下的，皆因這都將引誘我停下來。作為過客，最好的辦法自當是把布贈予野百合野薔薇，青年們，未來的棟樑們，祝你們平安。作為過客，自當孤獨地闖入西邊。望着跟隨着過客的夜色走下去，我想起了老翁問過的三個問題：“你是怎麼稱呼的。你是從哪裡來的呢？我可以問你到哪裡去麼？”這正是最基本的哲學思考。黃昏之時，我更願意相信過客是追着太陽而走的，凝視那其間有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跡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實地上本沒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其實過客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，但過客還是勇敢闖進去了。於生死間，魯迅畫成了自己。

《秋夜》承擔了《野草》實際上的開場白，開頭便出現了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句：“在我的後園，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”多少人以為這樣顯得很奇怪，但若想成兩株棗樹是魯迅的一體兩面，便自然有此答案了。事實上，後面有所提示：“我忽而聽到夜半的笑聲，吃吃地，似乎不願意驚動睡著的人，然而四圍的空氣都應和著笑。夜半，沒有別的人，我即刻聽出這聲音就在我嘴裏，我也即刻被這笑聲所驅逐，回進自己的房。”

最後回到題辭，野草是魯迅留給自己的紀念，思想基礎為自畫像升華，以至於統領全書。所以《野草》是一個史詩級的冒險故事。評價一個作家時，少不免討論他的思想深度和駕馭文字的能力，前者是內功心法，後者是外功招式，欲想練成大家，兩者缺一不可。

寫作觀

《野草》堪稱中國現代散文詩的濫觴。魯迅一出手，便給予了散文詩一個極高的起點——不飛則已，一飛沖天；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事實上，《野草》是一部極有深度的作品，也飽含魯迅的感情，擔得起淒神寒骨、悄愴幽邃的評價。

魯迅本質上是一名作家，駕馭文字才是他最熟悉的事。在我中學的時候，那時畢竟還年少輕狂，某日手捧一卷《野草》怡然自樂，身旁一友人問道我讀出了甚麼？答曰：生死希望絕望走下去，終歸是諷刺，但也不得不認可魯迅。友人笑回：你怎麼會姓趙——你那裡配姓趙，不對，你那裡配讀魯迅，哈哈。魯迅的寫作觀讀不出了吧？我想起《立論》，頭皮一陣發麻。我不服氣：是《立論》麼？友人說還有《墓碣文》，甚至《我的失戀》。我頭皮一陣發麻。他是從書上看到的，連看似普通的我的失戀中，也可讀出理論來，友人說此等解讀並無生硬之處，能自圓其說，自然可作解釋，反問我況且都出書了，還有錯的嗎？我道：從來如此，便對麼？但腦海中想的已是狂人日記中所提到的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。

文字是他的戰鬥工具，是他的投槍；也是他的啟蒙工具，是他的吶喊；更是他的探索工具，是他的寶馬。幸運地，魯迅的寫作思想在《野草》中也得到很好的體現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，我覺得充實；我將開口，同時感到空虛。（《野草·題辭》）為什麼一定要開口呢？在另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說明：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？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。沉默呵，沉默呵！不在沉默中爆發，就在沉默中滅亡。（《紀念劉和珍君》）在《立論》中，魯迅不願說假話，也不願打哈哈，但說真話是很有技巧的。挨打事小，毒害了青年們就真是罪過了。《野草》中示範了這樣的一種辦法，不直寫真實，將其抽象化，結果證明這是成功的。

魯迅的饋贈

魯迅給予我們最大的饋贈是思考，相當於給予了我們整個世界，為我們打開了未來的道路。尋寶人將藏寶圖予你，也將探得的陷阱告知於你，你無法要求探路人給予你更多，他已盡力了。

有人說，魯迅只是批評家，只懂破壞不懂建設，但事實是，魯迅意識到中國有太多阿Q般的人，自欺欺人，必須先把這些人喚醒，中國才有發展下一步的可能。魯迅是啟蒙者。故魯迅希望地火迅速到來，將一切焚盡，他已留下種子，肥沃的土地上有着一切可能。魯迅意識到無法靠一己之力改變眼前這個社會，他本可眼高手低，將苦差留給

後人，以魯迅的文筆來賺錢拋開改革過上富裕的生活是毫無難度的。只需高呼世界已死，然後盡情享樂，未嘗不可。但這不是魯迅的性格，他做上了一切力所能及之事。鼓勵青年，自己繼續竭盡所能以犀利的筆鋒記下一切的劣根性，留下一紙說明讓後人反思改進，相當於把火種交給了後人。魯迅讓所有中國人知道，中國還有這樣的一個戰士，以至於後面成為了象徵、圖騰。

《野草》作為思想的載體而存在，經無數人審視考察過的思想，自然是有其價值的，可視作是高度濃縮的智慧。籠統來說，文學可以使人變得更好。具《野草》中有着無數的世界，萬千世界可以給予你無數的感悟，讓你更多地去思考這個世界。人間的悲歡並不相同，但有了文學或可使人與人之間共情，也讓你以抽象的方式來，將生活、將世界抽象化逼使你思考，哪些你後悔沒去做，哪些警醒你不要做，引以為鑑。這樣塑造了你的價值觀，從道德哲學上或許對你有很大的益處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開啟了思考，作為一個人，你的確能感到自己在變好。《野草》滋潤了你的心靈。帶着好奇的心，你從一頁頁書的穿身而過，愛不釋手，在其中你彷彿看到了世界無數的可能性，推開一扇扇書中的大門，你對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，認清自己，也對自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有一種力量如魯迅在《熱風》中所談到的螢光，指引你抬起頭來尋找太陽讚美太陽，此後如竟沒有炬火，我便是唯一的光。不知不覺間，黑夜漸褪，日光滲進這片天地。而螢光迷人之處在於：太陽未出之際，以微光支撐眾人前行之路；太陽升起之時，默默交還天地乾坤，退居幕後守護，一如隱世的賢士，以拯救天下為己任而不爭功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與名。“我們從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幹的人，有拼命硬幹的人，有為民請命的人，有捨身求法的人，……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‘正史’，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，這就是中國的脊梁。”太陽徐徐升起，夜幕將逝，但夢是不會結束的。這人生如夢，沒有夢想的人生，哪能算是活著呢？

魯迅在生與死之間領悟到了走下去的意念，從而明白到自身創造出來的才是不朽的。這與魯迅一直表現出來的立人思想是非常吻合的。正如《且介亭雜文附集》中：“外面的進行着的夜，無窮的遠方，無數的人們，都和我有關。”

其實《野草》作為魯迅思想的試驗體，魯迅將很多有價值的思想都放入其中，事實上，單是生命哲學這一部分已足以寫成一篇洋洋灑灑的華美佳作，但我不甘心，反覆再讀，有很多隱藏的思想能被挖掘出來，礙於篇幅，我無法一一詳說，但我要盡力將這一切都表達出來，大抵是因為無窮的遠方都與我有關罷。願詩以明志：

《志》

星殘月闕朦，黯甲戀嘶風。

北執摧天箭，南鳴射日弓。

征途千里劫，霸世百年功。

豈懼渾身毀？盈腔志莫窮。

參考資料：

1. 魯迅：《野草》。天津人民出版社。
2. 《魯迅全集》。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3. 汪暉：《反抗絕望》。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。
4. 張潔宇：《獨醒者與他的燈》。北京大學出版社。